

蓝予 / 著

苏醒



非外保

蓝予 / 著

苏醒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醒/蓝予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8.8 (2018.10重印)

ISBN 978-7-5543-0612-3

I. ①苏…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2711号

苏醒

Su Xing

策划编辑 朱复融

责任编辑 朱复融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校对 王晓娜 孟 鑫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13.25 字数300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612-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林晓拉、林晓嫣和林晓冰三姐妹为了心中所谓的梦想，从家乡来到深圳打拼，遭遇各种困厄与挣扎，身心伤痕累累、疲惫不堪。这是一部以特区生活为背景的都市风情小说。它充满着因循与开拓、梦想与现实、乡镇与都市、传统与新潮的矛盾，以及爱情与事业、亲情与商情的冲突。小说透过主人公梦想的破灭和一组人物群像及其戏剧故事，让读者从中窥见自己成长的影子，心灵渐渐苏醒，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拷问生命的意义。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昏迷	001	第七章	爆炸	139
第二章	顶职	006	第八章	车祸	195
第三章	质疑	025	第九章	心病	224
第四章	背叛	057	第十章	闹剧	251
第五章	相遇	081	第十一章	断恋	305
第六章	远行	120	第十二章	苏醒	363
			后记		417

昏迷

第一章

一阵锥心般的疼痛袭来，林晓拉醒了。她想睁开双眼，眼皮如千斤重，怎么撑也撑不开，她缓一会儿，有意识地铆足劲，再次用力撑开，眼皮终于扯开一条缝，遇到一些光，忽地又无力合上。她使劲想，这在哪？家？不对！没有她熟悉的百合花的香味，却闻到一股奇怪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她有些头晕，一时半会儿，她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在哪？

她试图挪一下身体，那是徒劳，身体像被钉死在床上，她想说话，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更像被异物卡住，无法发音。她渴望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她努力半睁着眼睛去看四周的一切。

她蒙眬中看到了乳白色的金属床架，乳白色的金属床板，蓝白相间的花格子床单，花格子枕套，花格子被子……四面都是苍白刺眼的颜色。她瞟一眼邻床，同样也是乳白色的金属床

架、床板，统一的长宽高。林晓拉恍恍惚惚中终于回想起来，她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她这是躺在医院。她好像连续高烧五天？七天？还是……林晓拉实在记不清，但深知躺在这，很久很久，她时常进入一种飘忽游离的状态。完全不能起床，整日只能躺着，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意识有时清醒，有时模糊。清醒时，她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爱惜身体，如今这么糟糕，接下来的化疗、放疗该如何熬过？模糊的时候，即便感知身旁有人，她也无法说出一句话，眼皮重得如铁门无法推开。她仿佛与外界强行分开，中间隔着汪洋大海那么遥远，孤零零地在沙滩上彳亍。林晓拉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已飘离出体外，她在冷静地看着自己和周围发生的一切，那或是一种濒死的状态？她不在乎也无法在乎了，她甚至想，如果生命就这样结束那该多好，从今往后她不再有痛苦，有挣扎。此时，她对人生没有什么留恋，更没有恐惧，仿佛世上一切的一切都与己无关。

突然，她感到左胸一阵麻痛，她想呼喊，瞬间坠入深深的昏迷中。

她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放眼望去都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如迷宫。除了她，路上空无一人，死寂一般，林晓拉每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她惊悚地四处张望，希望尽快遇到一个行人，好壮胆。她惊喜地发现前面有路牌，太蒙，看不清，她几乎用脸贴上去才看清，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四个绿色的字：此路不通！她不相信也不甘心，继续寻找下一个路牌，她慌乱而疯狂地把所有的路牌都看了个遍，上面均是冰冷刺眼的这四个字。林晓拉彻底绝望地大吼一声：“老天爷，我的出口在哪里？”

她仰头望天，不是蓝天，更没有白云飘过。阴沉沉的天，像是暴风雨即将来临。她想打电话求助，除了自己，一无所有。她的头发忽然飞舞起来，头上嗡嗡作响，一架飞机从她的头顶飞过，她险些被撞倒。

她刚想破口大骂这个飞行员是怎么开飞机的？随即一阵白雾在四周弥漫开来，林晓拉不在街道，却来到了旷野，仍然，旷野无人。她茫然地站在原地，正在发愣时却随着一股风莫名旋转起来，像是被时光抽打着，如陀螺般不停地旋转，而且越转越快。她的五脏六腑以及每一个毛孔都在疯狂地舞动，林晓拉的嘴里还发出像飓风一样的呼啸声，树叶纷纷扬扬从空中落了下来，不是绿色，不是黄色，是灰色。她陡然倒在落叶堆里，她觉得累了，就想美美地睡上一觉。

片片落叶相连化成飞毯驮着林晓拉飞过高山，越过海洋，她回到老家了。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这味道，车间，飞机楼，乡间小路，还有远处的灯光球场。明亮的灯光深深地吸引着林晓拉，她想飞奔过去，却迈不动双腿，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捆绑，又像是被点了穴位定住了。就在她感到无望的时候，她竟然看到自己的妈妈，径直地向她这个方向走来，妈妈甜甜地冲着林晓拉微笑着，妈妈还是30多岁时的模样，比自己还年轻，还漂亮。林晓拉纳闷着：妈妈已经离开她们20多年了，早去了天国，怎么会在这里遇到她？她多想展开双臂去拥抱妈妈，可妈妈像是不认识她，竟然从她身边轻轻走过，仿佛没看见她。林晓拉拼命挣扎、呼喊，一切枉然，妈妈根本听不到。灯光球场，就在几步之遥，可对林晓拉来说，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她无助地看着身边不停走过的人，就是没有一个人

瞧她一眼，她泪眼滂沱，左顾右盼，仍然寻求着，等待搭救。

终于，她看到一个熟悉而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前方，没错，那是李建，就是李建！林晓拉真想冲过去拥抱他，她发觉自己这会儿可以迈步前行，她欣喜若狂。她用尽全力走，可跨出的每一步都那么缓慢，都那么疼痛，她急得汗流浹背，她咬着牙忍着痛犹如小蜗牛般慢慢向前挪动，就差一步，她马上就可以扯到他的衣袖了。猛然，一个庞大的红色的火球窜了出来迅速将李建裹飞了，眨眼间，消失无影了。

林晓拉疯狂地呼喊，嗓子哑了，她无助地蹲在地上伤心哭泣，哭着哭着，她隐约听到从地下发出一个男子的呼救声：

“晓拉……晓拉……你在哪里？快救救我！救救我……”

声音在空中回荡，林晓拉忽地站了起来，四处搜寻，觉得这声音太熟悉，可就是想不起来这是谁在呼救。她用右手大力拍打额头拼命地想，这位男子是谁？他在哪？怎么救他？她放眼向远处搜寻，前方有一片树林。她双腿动了动，发觉它们听使唤了，她立即向树林深处奔去，不远处，果然看到有一个穿着深色衣裤的男子卧倒在地上，她没有多想，一心只想扶起他，赶紧救人。刚想迈开步子，猛地发现男子躺卧的地方忽然渗出一摊鲜红刺眼的血，血慢慢向四周蔓延，风在呼啸，乌鸦在嘶哑着喊叫，林晓拉惊悚地尖叫和大跳起来，她不知所措地哭喊着，头痛得几乎要炸开似的，就在这时，她的背部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狠狠地撞击了一下，林晓拉神奇般地出现在球场上，她清清楚楚地听到许多人在呼喊她的小名：“小辣椒，小辣椒！快快快！快投球……”那里有欢呼喧闹的声音，有口哨的声音，她闻到火热的阳光味道，还有如雨挥洒的咸津津的汗

水味。

林晓拉这枚“小辣椒”让球场沸腾起来了，她像一匹脱缰的小野马奔来跑去，红润饱满的脸庞，灿烂的笑容，丰满高挑的身材。林晓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接住队友的传球，瞄准球筐并投了出去。只见一道优美的弧线，球稳稳地落进球筐中。哇，三分球！全场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林晓拉如今重病在卧，半梦半醒，但她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遥远夏天的下午，太阳猛烈，丝毫抵挡不了红星造纸厂的人们观看篮球赛的那颗火热的心。

顶职

第二章

红星造纸厂坐落在下河线港子口处，依山傍水。厂区与朝阳村为邻，村里有李家、王家和张家三个生产队。之前种田，渐渐转为菜农。多年来，大家相处融洽，友好互动，好像都懂“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菜农经常送给厂家属一些菜种，厂家属热情送去一些白纸，供他们的娃娃写作业。在孩子们的眼中，根本没有农民和工人的区别，都是玩伴。放了学，他们厮混在一起：打野战、捉迷藏、捞鱼虾、掏鸟蛋等。后来，红星造纸厂不断扩建，周边的菜农们纷纷“农转非”，招工进厂。小时候的玩伴，长大后的同事，大家一年又一年其乐融融地生活着。

四月天的红星造纸厂围墙外面春光一片。水田里是刚插下的禾苗，菜地里是刚发出的嫩叶，田间小路上四处可见戴斗笠穿蓑衣的勤劳的赤脚大汉。太阳很温和，春风暖人。通往湘

江河港子口堤岸的土路两侧开满了高高低低鲜鲜艳艳的杜鹃和桃花。风贴着水面暖暖吹过来，叫人感到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小嘴在大口呼吸着，身体焕发出如野草、翠竹般丛生的蓬勃力量。春光飞舞，几乎转瞬即逝，很快到了盛夏，火辣辣的太阳迅速点燃了每个人的心。因为红星造纸厂的狂欢节到了。

在他们心中，每年厂工会举办的篮球赛和文艺会演活动就是两个狂欢的节日。机关，车间齐齐亮相，人人有份。

每年七八月的夏季，篮球比赛火热登场，那是所有年轻人最盼望参加的集体活动。火辣，激情，亢奋。年轻人从繁重单调的工作中抽调出来打球，脱去工作服换上运动服，瞬间找到明星的感觉，他们每天被尖叫声簇拥着，平时三班倒的灰头土脸，令人生厌和自卑。一旦来到球场，整个人脱胎换骨，个个如猛虎下山。

除了夏季的篮球赛，秋季的全厂文艺大会演也令人期待。这是丰收爱情的两个节日，老少光棍们蠢蠢欲动，都期待着找到称心如意的“天仙妹妹”。

观众中年轻人占大多数，不过那些三姨姨、四姑姑、五干妈也是热衷者，篮球场上的门门道道她们未必看得懂，但她们看得清哪个女孩子又白净又漂亮，哪个男孩子又壮实又帅气。她们一边熟练地织着毛衣，一边抬头看球场。看球赛无非是让疲乏得到释放和调节，除了看球赛，心里还揣着一个心愿——当红娘。帮单身汉们配对，若配对成功，她们可以得到男方家赠送的一个大猪头。运气好时，她们每年能得到两三个大猪头，那真是令人兴奋的喜事。她们绝对不轻易错过球场和舞台，这令人无比向往。

篮球场也是花边新闻聚集点，故事多，只要你愿意听，也有闲工夫，那你的耳朵几天几夜听得到不重复且惊心动魄的故事。新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如北方的柳絮花，一迎上，人就会连锁反应猛打喷嚏。每家都有可能成为八卦的主角，每家每户的成员不是运动员、演员就是自家的啦啦队员，反正每个人都闲不住，篮球赛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乐颠颠足足忙乎两个月。

每台戏终归有主角，在众多八卦新闻中林家三姐妹最令人瞩目，她们算是厂里的焦点人物，人称“三朵金花”。每年两大节日，她们家占去两个主角，大姐林晓拉，篮球健将，每年是女子篮球队中得分冠军，人称“小辣椒”。二姐林晓嫣是文艺会演的台柱子。小妹林晓冰，体校学生，在学校号称“小飞鱼”，运动健将，经常参加市里、省里比赛，常揽游泳冠亚军的桂冠。虽在学校读书，但名气在外。最重要的是，她是姐姐们的“啦啦队”队长，属高音喇叭级别。

林家三姐妹从小到大住在让众人羡慕向往的“飞机楼”。提起“飞机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红星造纸厂家属住宅区唯一耸立的楼房，上下分两层楼高，造型像飞机，楼梯设在两层楼的中间部分，如机翼，人可以从两边上下楼梯，设计独特。夏天，女孩子穿长裙下楼时，风一吹，好有几分空姐的范儿。不过，当年的她们并不知道什么叫“空姐”，只觉得能住在“飞机楼”是一件令人得意的事情。

尤其让人眼热的是“飞机楼”各家各户有独立的厨房。其他的家属宿舍房皆是一些平房，过道黑咕隆咚的，各家皆圈了两个平方米的领土，摆着灶台跟一堆蜂窝煤，择好的菜要拿到外头坪上的公用水龙头下去洗。做饭的时候，过道的主妇跟油

烟及咳嗽、骂娘骂儿跟锅铲子炒菜的声音。声声入耳，好不热闹。

“飞机楼”24户人家，每家平均都有两三个孩子，聚在一起闹腾玩耍的伙伴特别多，每逢暑假，“飞机楼”最为热闹，是娃娃们的聚集点。吵闹声，欢笑声，声声入耳。据说当年能分配住在这里的，他们的身份相对有些特别：有当校长的，当厂党办主任的，当高级工程师的，当车间主任的，要是没有一官半职的工人家庭，只有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方有资格。

令人欣慰的是，在“飞机楼”长大的孩子们倒也争气，红星造纸厂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就是从“飞机楼”中“飞”出去的，这个男娃真了不起，一飞就飞到大北京。第二年，“飞机楼”又“飞”出一个中专生，幼师专业，那就是林家的老二林晓嫣。“飞机楼”的名气更是大震。此后陆续从“飞机楼”里“飞”出大学生三个，中专生六个，作为一个小厂，这在当时算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件。所以，一提起“飞机楼”，如雷贯耳。不过，人们最感兴趣也最愿意八卦的还是林家三姐妹。她们水灵，高挑，卓尔不群，太扎人眼又有个性，虽是同胞姐妹，若细致分别，性格各有差异。

林晓拉是大姐，年方21岁，1.70米的高挑身材，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喜欢打篮球、游泳。每年篮球赛结束后，她的皮肤被晒得黑红黑红的，很健康。她的嘴唇有一种刚毅果敢的味道，鼻子高而挺，侧面看，特别有个性，轮廓分明。一双大眼睛锐利敏感，似乎能瞬间洞察一切，她的目光变幻不定的，有

时热烈，有时俏皮，有时冥思苦想。她有一头浓密直顺的头发和一对丰满的胸脯，显得分外美丽和有活力。她喜欢扎马尾，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头发总是骄傲地一甩一甩的。每个从她身边经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朝气和阳光。

学生时代的林晓拉瘦高个儿，说话喜欢略仰着头，齐耳短发，忽闪忽闪的眼睛，自小在班里就是一个活跃分子，当体育委员。她像一棵燃烧的凤凰树，几乎所有男孩都对她敬畏，当年的她很清秀，但要是看到哪个男生欺负女生，她会走到他面前，当众把他斥责得手足无措。

有一次，一位女生的文具盒里爬出一条胖乎乎如手指粗壮的毛毛虫，女生吓得尖叫，林晓拉却淡淡一笑，用铅笔三下五除二把毛毛虫拨到窗外。坐在后排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孩看得目瞪口呆。后来，同学聚会，凡提起林晓拉，男生们再次表述当年的场景，纷纷竖起大拇指佩服她的胆大。

林晓拉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于她而言，在岁月的长河里，处理一条毛毛虫是一件太微小的事，后来，她经历的故事那才算惊心动魄，这注定她的生活大起大落，多姿多彩。不过此时的她完全不知命运的安排。

林晓拉对自己的性格很不满意，有时对自己非常生气，她是一个急性子，生性好动，嘴上又没遮拦，难听的话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自己还没意识到早已脱口而出，一说就拉不住闸，往往让对方不知所措，直到最后把人伤害，她后悔也来不及了，常常把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在她心里，她特别喜欢大妹妹林晓嫣的性格。

18岁的林晓嫣是家中的老二，她和姐姐的性格完全不一

样。她有着花一样的容貌，风姿绰约，仪态端庄，言谈举止都显得成熟稳重，一副淑女的模样。她温柔善良，说话细声细气的，即使是在教训人，也是和风细雨，温柔婉转，因而总能让人愉快地接受。她比姐姐稍矮一点，1.65米高，天生一头乌黑柔软而微卷的长发，白皙的皮肤，甜甜的酒窝，一双凤眼会说话，再加上瘦高的身材，足以使她傲视群芳。

林晓嫣从小练功，随随便便就可以在地上撕“一”字，前翻后翻空翻。跳舞使她全身柔软，姿态优美。她虽是幼师毕业，在厂里的幼儿园工作，唱歌跳舞是她的专业，但这不是她的最爱。在她心里，她酷爱文学，每天晚上必做的功课，就是抄唐诗宋词，写日记，尤其喜欢写信、读信。她固执地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信是世界上最令人亲近，最令人感动的文体，也许隔着千山万水，只是凭着一封信，便让彼此的心拉近，感到无比温暖。

林晓嫣有时将一封来信反复看好几遍，总是惹姐姐嘲笑。即使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林晓嫣也喜欢给他们写信，诉说友谊、情怀与梦想，逢年过节寄明信片，她反复琢磨着为对方写出极为精彩的祝福语。

厂里一些追求者打听到林晓嫣的嗜好，开始给她写情书求爱，林晓嫣每天平均收到三四封信，有时甚至一天收到十几封情书，林晓嫣都会认真回信婉言谢绝。白天上班即使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她仍然铺开信纸给远方的同学或者身边的朋友们写信，总觉得见面所说的话不如用文字来表达显得更有诗意，林晓嫣每天晚上乐此不疲地写日记，回信和读信，大姐有些不屑，她认为见面一二三说清就行了，非得写，多麻烦，三句话

说清楚的事，写信写半天还在绕圈子，真是费劲，她有些不理解，但内心还是对林晓嫣有几分羡慕，赞叹妹妹对自己的爱好的那份坚持。

12岁的小妹林晓冰，瘦瘦条条的，后来比大姐还高一点。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说话，皮肤红润，活泼可爱，喜欢没事嘎嘎地大笑，牙齿细细的，颤动的小舌头都看得见，十分可爱。她的鼻子不像她两位姐姐那么挺拔，所以有些懊恼和遗憾，她一有空就去捏，就去揪，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高鼻子。林晓冰属小机灵，歪点子多。她懂得如何取悦别人，很有人缘，从小不爱读书，个性像个男孩子，林爸爸曾经有意无意把她当男孩子来养，说女娃子不能娇养，粗犷些，走出门不会吃亏。林晓冰不喜欢长发飘飘，不爱跳橡皮筋，不爱踢毽子，专爱玩弹弓、钓鱼、滚铁环等男孩爱玩的游戏。爱剪一个利索的短发，叫男式女发，露两耳朵的那种，背后瞧见，活脱脱一个帅小伙。

她上初中时被体校看中，由于她的胆量和体能，教练重点培养她游泳。平时她都在学校待着，每天艰苦训练。正值暑期，赶上篮球比赛，也算是林晓冰的狂欢节。她从小就喜欢紧紧跟着两个姐姐，多次被姐姐们取笑“跟屁虫”。她才不管这些，只想黏着姐姐们，希望最好能跟一辈子呢。

打小起，她们三姐妹都愿意挤在一起睡觉。每天晚上她们像三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聊天，半天不睡觉，住在前屋的爸爸妈妈故意压着嗓子吼上几句，她们才停嘴休息。平时，林晓拉和林晓嫣最喜欢折腾小妹，就是给她烫发。她们想给小妹烫几缕弯曲的刘海，大姐便用纸把她的头发包起来，再用火烫的